



红枫叶丛书 · 魏然森 主编

HONGFENGYECONGSHU

超

越

李

节

党宝修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党宝修 著

超
越
季
节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超越季节 / 党宝修著. -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3.11

(红枫叶丛书)

ISBN 7-80608-879-2

I . 超... II . 党... III . 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当

代 IV .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1471 号

超越季节

党宝修 著

责任编辑: 高申

装帧设计: 陈志刚

版式设计: 王建丽

出版发行: 甘肃文化出版社

印 制: 莒县三元印务有限公司

社 址: 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

厂 址: 山东省莒县文心东路

邮 政 编 码: 730030

邮 政 编 码: 276500

电 话: (0931)8454246

发 行 经 销: 甘肃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字 数: 125 千字

印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张: 4.5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7-80608-879-2

定价: 220.00 元 (全 10 册)

(如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一

诗人品格党宝修

魏然森

四五年前的一个初夏，刚从部队转业的我与几位相识不久的朋友去沂水县的著名景点圣水坊游玩，不期然地遇见到了党宝修同志。那时，我并不知道他叫党宝修，更不知道他是一位很有造诣的书法家、一位在文学道路上跋涉了近二十年的诗人。一面之交，也就是短短的几十分钟，没人向他介绍我，也没人向我介绍他，但在济济人群中我却独自把他记住了。记住他的原因不是他的英俊，也不是他的健谈，而是他周身透出的孤傲和盛气。圣水坊的山青幽碧绿，圣水坊的水纯净甘美，这样的环境每个人都应该自然放松起来才好，他却有些板。当时我想，这人可能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不然养不成这种气质。

数月后的一个夜晚，同乡好友张在军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一位叫党宝修的书法家、诗人与他一同登门拜访。我说好啊，热烈欢迎。很快，二人就敲响了我家的门。开门一见，我暗暗一惊，这不是在圣水坊遇见的那位“领导”吗？彼此寒暄客套一番坐下来，话题自然要扯到文学上，我却有些应付他，因为我觉得为官者喜好文学不过是附庸风雅，哪就真心把文学放在眼里了。但是谈过了一两盏茶的工夫，我却慢慢感觉出眼前这位“领导”并非我想象中的那种领导，同时我也知道了他并非什么领导，只是

组织部门的一个普通干部罢了。更重要的是，他对文学的那种深刻认识，他对文学的那种高度热情，提到一些文学问题时他所表现出的那种谦虚和认真，让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对人的判断是那样的不准确。后来，他把一幅书法作品送给我，让我读出了他在书法艺术上所具有的浑厚、遒劲、洒脱、灵动的风格；后来，他把发表在报刊上的一些新诗和古体诗词拿给我，让我品出了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宽博的历史知识，不俗的思想境界。于是，我们成了文友，时常的就要聚一聚，海谈神侃一番。不久，他到某单位任职，真成了领导，我们同样时常相聚，而且每次都要欺负他管酒。这个时候，个别对他不甚了解的人说他远比从前更有“架儿”了，我就告诉他们，老党其实没架，他就是那么一种性格，诗人的性格，交往多了你们就知道了。这话有人信，有人就不信。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是个个都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老党所具有的诗人品格不是谁都可以接受的，所谓“圣贤多寂寞，虎狼少群居”。因此，他上任不久我就有种感觉，他可能不适合在官场上拼打，果然过了不几年，他在仕途上就遭受了意想不到的挫折。

有那么一段时间无法与他联系，对他的牵挂使几位要好的朋友聚在一起时都显得焦躁又忧虑。同时大家也猜测，经过了这场事，对于从事文学创作来说，老党可能比以前更加成熟深刻了，但是对于做人来说，老党怕是再也不会是从前的老党了。我甚至想象再见面时他会变得谨小慎微，低眉顺眼。可是大家想错了，我更想错了。事情结束后朋友们在一家酒店里为他“洗尘”，将要见面之时大家都想着该如何安慰他，可是一见面他却安慰大家，“不要为我惋惜，也不要对我同情，我会从头再来的。”再

看他的言行与举止,还是从前的样子,一点都没变。我的心便在一瞬间里得到了极大的宽慰,我有些动情地想,对了,这才是党宝修,真实而具自我的党宝修,真正具有诗人品格的党宝修!

推杯换盏间,他提出出版他的第二本诗集《超越季节》,说这是一部新旧体诗杂陈的集子,已基本编定了,你为这本书写点文字吧。其实,早在半年前他就说过要我为他的书写点文字的话,但我没有答应。没有答应并不是我拿“架子”,而是觉得他是领导干部,应该找个领导层的人写序才能为他的诗集增光添彩。另外一点,就是我对诗歌没有什么研究,怕说不到点子上惹人笑话。然而现在他不当官了,他信得过我,不管怎么样我都应该为他的书写点文字,既便说不到点子惹人笑话,我也要写。

答应了为他的书稿写点文字,我于一夜之间读完了《超越季节》,我感觉,他的现代诗有些韵味,每一首都表现着自己对人生、对自然、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他运用诸多鲜活的意象表露着情感深处的兴奋、激动、清明、愤懑、忧伤和失意,有许多诗读来让人深受触动,也深受感动。但是,可能是这部分诗作大多写于求学时代的原故,它们还是缺少行云流水般的节律和引人陶醉的意境。水形成了河,水就有了流动之美;水形成了海,水就有了辽阔之美;水形成了瀑布,水就有了壮观之美。再有山的衬托,树的点缀,一种看似平常而自然的景观就产生了超乎具象自身的意义,他的新体诗缺少的正是这种有机的结合。而他的古体诗却比他的新体诗要好的多,我读它们,虽然感觉用典太多,虽然有些辞句要费好久的琢磨,但是,我总能感受到一种现代人写古体诗少有的大气与厚重,我总能体验到一种上接浮云下连苍水的灵气。

更能体会出他对历史知识的深层拥有和宽博认知，感叹他的艺术表现力的大雅与大纯。

老党说他这本诗集的出版算是他学诗、写诗道路上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其实，他在仕途上的经历也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人，只有总结、只有懂得总结，才能不断进步。愿他从头再来的人生一帆风顺，愿他在艺术道路上不断飞越！

王平生于1955年，原籍山西临猗，2003年6月9日

于山西运城。王平，号“平生”，笔名“王平生”，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山西分校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函授部书画系主任，

序二

情感在沂河的琴弦上流淌

刘书峰

在我相熟相知的文友中，党宝修不仅精于格律，工于书法，而且秉性纯厚，人品极好。而在捧读其诗集《超越季节》之后，使我对这位擅长写旧体诗词的诗人有了更加全面、更加感性的认识，使我对这位沂蒙赤子的思想和情感有了更深的了解。

初读诗集，感觉是形式的清丽，意象的鲜活，意境的深幽，让人想起山涧淙淙的清流，暑渴顿消；再读之，却只有情感的鸣唱与涌涨，或呜咽，或激奋，或哀婉，或奔放，或明亮，或深沉……，翻动书页，哗哗作响的，那是情感在流淌……。就是这么一种非常真实的感觉，拨动棹歌，令鱼草动容，抚琴弄弦，使群山皆响。情感是最最锐利的武器，她让你沉醉，使你共鸣，教你弃恶扬善，让你向美趋真。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诗人领导人们追求对生活的崇高理解和崇高的情操，读他们的作品会使我们自己变得更好，更善良，更高尚”，这一点，宝修同志无疑已经做到了。他写爱情，“那么少女/你失去的不是爱情/只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你脱去了一件陈旧的衣衫”（《失恋》），用一个巧妙的意象，把本来复杂的感情问题表述的生动形象，而且又充满哲理。写期待的心情，“喧嚣的市声中/我在候车室里站起又坐下”，一个细节，便将那种焦躁、忐忑的

心情描述的淋漓尽致。还有一首《小城故事》，写得特别有韵味，“这小城不算小/能容得下你的美丽/也容得下我得爱情”，连续几段类似结构的铺垫之后，“其实这是一座真正的小城/虽然我们都尽了努力/我还能看见你/你还能看见我”，其看似简单重复的语言外衣下，却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内涵：曾经的恋人，却又不得不相见得尴尬，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写友情，“楼前青草又一度枯黄/乡关相望无限惆怅/知心的朋友走了/我独自阅读夕阳”，一幅睹景思人的画面立刻出现在脑海。写亲情，写到看儿子有滋有味的吃饭，“父亲看儿子幸福的瞬间里/世界走向了永恒”，写思念故去的母亲，“今天我带着满身的疲惫和忧伤/在距您遥远的书案上/用颤抖的笔蘸两行清泪/请求您再一次抚慰”，感情的真挚力透纸背。沂河岸畔的童年时光，对故乡的数度回望，又使他的思乡诗作感人肺腑，“有谁知道/午夜里/听错了多少双回归的足音”，“我时常热泪盈眶/我不愿让人看见/说这是我的悲伤”。这种情感，跟艾青那两句名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如出一辙。歌颂历史，笔力雄浑，主题厚重。在当年日本人侵华修建的老沂河桥边，作者写出了“血泪和着柏木、沥青/把羸弱和耻辱接通”的诗句，“接通”二字，既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桥的功能和形态，又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令人对“落后就要挨打”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

诗歌所特有的艺术形式和审美特征使她成为时代的火炬和号角，她必然是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先声。在广阔的文化领域中，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学样式能够象诗歌这样敏锐而生动地反映时代的脉搏和人民的心声，也没有象诗歌这样深切而美妙的抚慰人

的心灵,给人以鼓舞,给人以温暖,给人以精神的力量和思想的启迪。从这本集子收入的作品来看,时间跨度近二十年,既有作者求学时作品,也有参加工作后辛勤笔耕的成果,但所有的轨迹,却无不透露着时代的脉搏和作者思想情感的嬗变。像《沂河新桥》“你源头的纤纤涓流呢/是徜徉于山崮间低吟失意的溪水//还是困扰于沟谷中的寂寞清流/我站在沂山之巅寻你/一线耀闪光辉的足迹/熔进沂蒙人民的血汗泪滴/一曲清新动人的乐章/谱写出时代的开拓进取”。在这本集子中,还有相对一部分作品,抒发了作者自己感怀伤物敏时的情感,有对世俗的愤懑,有失落的忧伤,有对环境的不满,这些作品,虽然过于感性化,大多站在“小我”的角度写的,但由于是其在某一阶段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故有着非常感人的艺术魅力。“倒春寒恣肆的时候/我从窗口扔出所有叹息”,“过去和现在都一样/对我不能原谅/今天和昨天都一样/让我充满忧伤”,“这长出庄稼和树木的土地/唯独在我脚下生荒/纵是我耕耘如他人一样”,“我绝不做自沉汨罗的屈原/我要用弥天大雾擦亮夜的眼”等等,但难得可贵的是,诗人在充分把握情感和情绪的同时,努力深掘诗性语言的张力,敢于突破自我,不断拆除着束缚自己的樊篱,升华主题,实现了险峰独步,破茧化羽,从而达到了“其内足以撼己,其外足以感人”(王国维语)的艺术效果。

我曾经是缪斯虔诚的追随者,现在虽然很少拾笔,但却一直保持着阅读的爱好和习惯,我不愿意失去那种读书的感觉和心境,特别是读到好的作品时那种共鸣的激动,一直被认为是最大的享受。“每天读几页泰戈尔,最好在早晨,于是,这一天便溢着鲜奶的洁白与芳香”,而捧读宝修这部书稿的过程中,我便得到了这种享受。

序三

文以学养并提

飘蓬子

其实，文学的题材无论如何变化，都不会超出风、雅、颂这三种。其实，无论文学的体裁和技巧如何拓展，作品里面都会有作家的魂魄存在，作家的生活姿势和态度，审美趣味，无不荡漾于其作品之中。这是近读诗人党宝修的新著《党家山人诗集》和《超越季节》所感受到的。

抒情，在什么时候都应该是文学作品存在的本质，是任何文学作品所不能够远离的。就我而言，是不喜欢反抒情。在作品中，只有抒情，才会有人的彰显和鲜活，文学虽然需要理性之美的照耀，但是，那注定是非主流。因为文学的本质注定是感性，主观和审美性并烛辉映的。在文章中，没有作家本人趣味和态度的存在只能个别作家的单厢情愿。我还是喜欢那种传统的做人与为文相统一的理念。因为我和党宝修先生比较相熟，看了他的诗集，我更加坚定了自己以上对文学创作的看法。

《周易 - 系辞传》中说：“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这几句话正隐语了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和作品的关系问题。“二人同心”正是指现实中的作家和其作品的如影随形。“同心之言”正是透出了作家心态、自身修养和审美的重要

性。也就是说，作家的生活姿势就是文章的气韵和灵魂的绽放。作家的气质无疑就是作品的气质。这是创作的根本前提。一句话，文学创作的本质就是给自己写自传。党宝修先生的作品充满了雅美情怀和宽博的人文修养，也正是恰切印证了以上的观点。

韵律感。其实，文学创作所追求的语感，就是音乐中的乐感。好的文学作品都有一种旋律在流淌，一种优美律动在闪烁。在字里行间的跳跃和照耀背后，有文化的蕴蓄在凸现，作品在有意无意中张扬了作家的气质，审美习惯和精神追求。可以说，作家内心的律动过程，付诸于文字，就是语感的闪现过程。这也体现了心静才能为文的道理。

党宝修先生的诗歌中，语言用韵，声调铿锵，使读者获得和谐的节奏感。他的作品荡漾着心平气和的语感，读后，甘之如饴，如沐春风。其作品内容体现了一个现代人的君子之气和朴实无华的开拓进取风范。很有“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风格，其才情有如千里伏流，迂回曲折，历久而后涌现。党宝修作品所体现的语感大多如风行水上，畅达而至，自然成文，成功实践了文以学养并提的创作理论。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每一个认真的创作者思考和借鉴的。

个性化。三国时候的曹丕把文章写作看作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鼓励文人们积极创作，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把文学创作提到了一个自觉创作和与国事并提的高度。尊重了文人，促进了文学发展，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写作个性化的重要。这些观点几乎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传统。因为文章没有个性化就不可能“而遗千载”。诚然，任何文学作品的成功

都离不开作品个性化的坦露。现在的作品也盖莫能外。

《党家山人诗集》的个性化首先体现在以上所述，其次，还体现在诗人大量的古典新用上，诗人毕业于大学中文系，在读的过程中，我常常惊讶于他那宽博的知识视野和把古典语言现代化的诠释。那种典雅有序的语言组合，仿佛乐音迭起。那种儒雅气息荡漾心中，让人忘记了浮世的喧闹，只有雅美之气袅袅萦绕在心胸。

《超越季节》的旧体诗部分有磅礴而美的浪漫主义在荡漾，是一组丰厚渊博又雅致的诗歌。仔细读了，作者的视野宽博，诗风实在而又典雅，可谓是文采与思辩双翼齐飞的好作品。

党宝修先生的诗歌自然、质朴、温和、典雅。没有以辞、以律害意，遵循的是以天地造化为师，以真善美为本，以自然众生为友，以人世的喜怒哀乐为怀，可谓是文质兼备，体现了一个诗人应有的才情和精神追求。

他的记游系列，感怀系列，教育学人题咏系列，都给人以深刻和一种恢弘的气度。尤其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党宝修先生还是当地著名的书法家，他的《读帖十首》融书法写作与人生感悟于一体，既有书法评论和心得，又有自己艺术追求的奇思遐想。在《党家山人诗集》中，我最喜欢他的教育学人题咏系列，读之热血沸腾，倍受激励和鼓舞，且眼界大开。

零零散散，写下这些所谓感想，权作是献给党宝修先生能够写出如此清新和唯美之作的些许敬意。盼读更多新作。

诗与鸽子

——为党家山人题

桑恒昌

你从毕加索的
画笔下飞来?
你从齐白石的
画案上飞来?
浴过层层战火,
翅翎间还有硝烟的痕迹,
划过天空,仍响着
子弹穿透历史的啸音。

老子说天人合一。
你们是天之一角,
我们本该合为一体。
咕咕? 咕咕?
如果不谈哲学?
那就谈诗!
咕咕的声音很动听,
胸腹共鸣,
有韵有律。
最美的诗朗诵啊,
用的是世界语。

我何尝不知,
有些眼睛

像黑洞洞的枪口，
不要怕，那就用
正义的目光，
把邪恶一一击毙！

善解人意的广场鸽

落在我的手臂，
我用连心的十指
郑重的把你举起，
仿佛举起半个世纪。

你们的翅膀，
用于追逐和逃避。
尔今，
落地是不弹自跳的音符；
腾空是能飞善舞的花絮！

自 叙

与朋友聊天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宗教与科学、社会与人生、现实与历史，我们的话题汪洋恣肆，漫无边际，谈到尽兴处，神采飞扬忘乎所以，都有点不知今夕何夕的况味。是的，人生并没有太多的日子，能尽心尽意按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不容易。人分为两部分，一为肉体的人，一为精神的人。肉体的人贪图舒适，贪图享乐；享乐是无止境的，但所有享乐又都是稍纵即逝的。汉语里的“快乐”一词，在“乐”字之前又加一个“快”字，就是隐含有这一层意思。欲壑难平，但肉体的满足超过某个“度”后，会变成虚无，再没有任何意思。精神的人却相反，人的精神世界丰富多彩，越往上走越感到充实。尚科学精神，尚宗教情怀，因温厚而近情，因近情而从容，因从容而练达，因练达而智慧，在精神世界丰富而充实的人面前，物质的人总显得很虚弱，抬不起头来。当然，对物质的追求也无可厚非，因为人毕竟是物质的人，人的本性都贪图安逸，只是凡事要讲究个“度”，不能一味只追求物质，一味把物质放在第一位。假如一个人富甲天下，那又怎么样，不找点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事干，照样人生乏味，甚至百无聊赖，生不如死。那个乔达摩悉达多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厌倦之后成了觉者的。

伊拉克战事正酣，我赋闲在家。前人“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妄想，今天在国际互联网上变的如此的轻松便捷。新世纪伊始，美国人把自己的国家民族利益凌驾于全人类之上，罗列出一大堆冠冕堂皇而又虚无缥缈

的理由，迫不及待的重新洗牌，发动了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战争。在感叹着政治强权本无理可言的同时，也得以有时间翻阅旧稿。辛勤服务沂水二十年，所积文字高盈数尺，然可圈点处有限。机关文牍通常例行公事照本宣科。好不容易下意识抒发性灵，又念及颂德歌功表白自己忠贞不二，如此生挤出来的惟有“廊庙文学”，一无议论纵横，二无尖锐泼辣，三无狂放豪迈，能有什么意思？了无生趣。唯所积部分学诗涂鸦草稿尚不曾抛弃，翻阅之下，浅白幼稚跃然纸上。然不乏童贞天真纯情顿郁之气，他们记录了我的一些年轻的情绪和学诗历程，敝帚自珍，略作整理，作为本书的上卷部分，计新体诗 67 首(组)编为三辑。这部分作品绝大多数产生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也是我的青年时期。记得当时与同事文友刘洪吉、岳宝刚君等一起不废宵旰起诗社名曰“乡土诗社”、印诗刊名曰“蔚蓝色”等，呼朋唤友，自得其乐。当然诗社诗刊也都如水露一般昙花一现，热情过后扔到一边去了。然“稚子早行学，青春生虎气”，除精神可嘉外，也对诗歌有了初步的进阶。那个时代还是朦胧诗流行的时候，可是，如果都“朦胧”了，没人看得懂，也就是自掘坟墓。这部分习作自觉地反“朦胧”，却也显得过于直白，形象单薄了。与史存照，也就如此罢了。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我的业余兴趣转移到旧体诗的学习创作方面，此前已将部分旧体诗作结集为《党家山人诗集》(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2—4)出版。这次将部分新作作为下卷部分，计旧体诗 102 首亦编为三辑。关于旧体诗应用格律学习创作等方面的看法在《党家山人诗集》“自叙”与“跋文”中已有表达，此不赘述。这部分旧体诗作多为伤时感怀，咏物言情；考据搜求，假托寄意；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